

館藏王稱《東都事略》板本述略

特藏組 謝鶯興

一、前言

《東都事略》，本紀十二卷、世家五卷、列傳一百五卷、附錄八卷，計一百三十卷，《四庫全書總目·東都事略》，評其「敘事約而該，議論亦皆持平」¹。宋·王稱撰，《四庫全書總目·東都事略》云：「宋·王稱撰。稱字季平，眉州人。父賞，紹興中爲實錄修撰。稱承其家學，旁搜九朝事蹟，採輯成編。」²本館藏清乾隆間掃葉山房校刊本亦作「王稱」，歷來藏書目作「王稱」、「王稱」者不一³，如錢曾撰章鈺校證《讀書敏求記》作「王稱」，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宋槧東都事略跋》作「王稱」即是。

錢綺《東都事略校勘記·又一頁九行王稱姓名》云：「掃葉山房重刊本『稱』作『稱』，以下及卷首題銜、傳贊並同。按《說文·禾部》之稱，解作銓；<人部>之稱，解作揚；二字義各不同。今王稱字季平，取銓衡之義，自當从禾，況稱仍孝宗父秀王名，書中遇从人之稱皆缺筆，豈有當時所諱而反以命名之理。永樂中別有王稱，預修《永樂大典》，或明人因此王稱而誤改耳。」⁴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東都事略》承錢氏之說，云：「余友陳援菴^垣謂余曰，王季平之名當爲王稱。吾於錢氏所舉之外，又得二證焉。《學海類編》之《西夏事略》、《張邦昌事略》，原即《東都事略》之一篇，均題曰王稱撰，可見曹溶所見之本原作『稱』字，一也。海源閣藏宋蜀刻《二百家名賢文粹》，其序題王稱撰，又爲眉州人，則與撰《東都事略》者同爲一人無疑，『稱』之當作『稱』亦一證，二也。嘉錫更考之《讀書附志》卷上云：『《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承議郎知龍州王稱所進也。』《玉海》卷四十六云：『淳熙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知龍州王稱上《東都事略》百三十卷』據元刻明修本，三十原

¹ 見卷五十葉十六(總 2-119)，《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據故宮博物院藏本縮印本，民國 72 年。

²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東都事略》之〈提要〉則作「稱」。

³ 參見《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民國 80 年 2 月)本《東都事略》之〈東都事略各家書目解題〉所載。以下所引各家書日均出於此，不一一標註。

⁴ 《適園叢書》本，葉一，收在《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趙鐵寒主編，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 56 年 1 月臺初版)及《叢書集成續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74 年)。

本誤作十三，其字皆作『稱』，可見宋人所見之本，無作『僂』者。《書錄解題》卷四作王僂，蓋四庫館所改。〈提要〉翻以作『稱』為僞改，失之不詳考也。」趙鐵寒〈東都事略題端〉認為：「清人刻本，作『僂』不作『稱』，余嘉錫以為是受了《四庫提要》以作『稱』為誤之說法的影響，我覺得倒未必盡然。大概是因為『稱』與『僂』，兩字極為近似，容易相混。又因稱字是斤稱分量名，用它作名字的殊不多見，一般人並不知道它另有『銓』義，還以為寫作『稱』的是『僂』字之誤呢。我們拿《永樂大典》為證，在現存的從卷一萬二千三百六，到一萬二千三百八，〈宋字韻〉所錄《李氏長編》，在他自注裏三次引用《東都事略》，就兩作『王僂』，一作『王稱』，可見『稱』之與『僂』，在明初《永樂大典》清繕的時候，已經兩相混淆了。」⁵因而究竟是「稱」或「僂」似乃無定論，故近人亦不去談論⁶。

昌彼得《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敘錄·東都事略》云：「明五松閣、清掃葉山房均曾繙刻，版式一如宋本」，本館正好藏掃葉山房本，引起筆者整理館藏《東都事略》的興趣，茲據所見各本著錄如下：

二、據中央圖書館藏本影印

《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近人張乃熊手書題記二十四冊(精裝四冊)，宋·王稱撰，《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民國八十年，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影印館藏宋紹熙間眉山程舍人宅刊本 625.101/1022-01

附：民國七十九年(1990)楊崇森〈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序〉、民國昌彼得〈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敘錄〉、〈東都事略各家書目解題〉、民國林偉洲標點〈中央圖書館藏東都事略序跋〉、〈東都事略目次(鉛字重排)〉、戊午(民國七年，1918)張乃熊〈題記〉、宋洪邁〈劄子〉(首行題「翰林學士正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兼修國史洪邁劄子奏臣」)、〈告詞〉(前二行題「敕承議郎新差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界沿邊都巡檢使賜緋魚袋王稱」)、王稱〈謝表〉(表末題「承議郎直祕

⁵ 見《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頁五。

⁶ 盧錦堂〈東都事略善本三種〉引余嘉錫、趙鐵寒二人說法，末以趙氏「可見『稱』之與『僂』，早已兩相混淆」作結，亦未加以判定。見《國家圖書館館訊》91年第1期，91年2月。胡玉冰〈宋朝漢文西夏史籍及其著者考述〉頁15，所用資料與前引諸人說法一致，認為《永樂大典》有兩條作「王稱」，一條作「王僂」是「明朝《永樂大典》的編抄者當是『稱』訛變為『僂』的始作俑者」，《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3卷2001年第3期(總第96期)。

閣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稱上表」)、
<東都事略目錄>(此係雕本原貌，次行題「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
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稱上進」)。

藏印：「望徵」橢圓硃印、「苙伯」方型硃印、「擇是居」橢圓硃印、「明
善堂藏書畫印記」陰文長型硃印、「怡府世寶」方型硃印、「安樂堂
藏書記」長型硃印、「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長型硃印、「張印鈞衡」
陰文方型硃印、「石銘收藏」方型硃印、「苙圃收藏」長型硃印、「張
印澤湖」陰文方型硃印、「石銘祕笈」方型硃印、「吳興張氏適園收
藏圖書」長型硃印、「蘇郡吳岫圖書」長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⁷，雙魚尾(間見單魚尾或三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二行，
行二十四字。板框 11.2x16.4 公分。板心上方間見字數，上魚尾下
題「東○」或「東○紀」或卷次或「本紀」或無字等不一，下魚尾
上為葉碼(間見置於下魚尾之下)，卷一首葉板心下方題「高大全」
(卷四十八之葉七亦見一字，惟無法辨識)。

卷一之首行題「東都事略卷第○」，次行題「承議郎新權知龍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稱上進」(另見卷
十三「世家一」、卷十八「列傳一」、其它各卷未見)，三行題「本
紀一」(其它各卷或題「世家○」，或「列傳○」，或「○○傳○」，
或「附錄○」)，卷末題「東都事略卷第一」。

<目錄>首行題「東都事略目錄」，次行題「承議郎新權知龍州
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稱上進」，葉二十九
末牌記題「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

卷六首行題「『東』都事略卷第六」，卷一百二次行題「列傳一
百三^{八十五}」。

<目錄>後頁依序題「景印宋紹熙間眉山程舍人刊本」、「原板高
一九·三公分寬一三公分」、「東都事略」、「宋·王稱一三〇卷」，
鈐「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長型硃印，背面題「前頁鈐記為王禔
(福庵)所刻本館古籍藏書印」。

⁷所見係中央圖書館影本，間見板心為細黑口，佐以「國立中央圖書館宋本圖錄」
云：「版心線口」，故據以著錄。見《東都事略》，《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
本之<東都事略各家書目解題>頁 17，以下所引各家書目皆同。

張乃熊<題記>云：「絳雲樓牙籤萬軸，獨缺此書，述古主人所引以自豪者也。此怡邸舊藏，初印精絕，乃宋槧中無上上品。董授經得自東瀛，以千金歸余家，會囑趙硯香重裝，因識如右。戊午冬日，吳興張乃熊呵凍書。」

按：1.書中避「邁」、「敦」、「僖」、「惇」等字。

- 2.日人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東都事略一三〇卷，宋王稱撰，宋蜀眉山程舍人宅刊本，二四冊」條云：「本書加裝藏青色封面(二四×一五·五公分)，襪裝。書內首置洪邁奏進劄子、告詞、王稱謝表以及<東都事略目錄>，目錄尾題後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之雙邊木記。本文卷首為『東都事略卷第一』，次行題「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稱上進」，卷二以下無次行之題署。左右雙欄(一九×一二·六公分)有界，半葉十二行，每行廿四字。板心線黑口雙黑魚尾，上象鼻尾時或有『東幾(或幾、或幾已)(葉碼)』等字，下象鼻則僅在卷一本文首葉上見刻工名『高大全』。避宋諱方面，惇、敦等光宗以前的諱皆避，然郭等寧宗以下的廟諱則不及避。卷初有張乃熊之手書題記如左：

絳雲樓牙籤萬軸，獨缺此書，述古主人所引以自豪者也。
此怡邸舊藏，初印精絕，乃宋槧中無上上品。董授經得自東瀛，以千金歸余家，會囑趙硯香重裝，因識如右。戊午冬日，吳興張乃熊呵凍書。『苙伯』

書中鈐有『怡府世寶』『明善堂覽書畫印記』(陰刻)『安樂堂藏書記』『望徵』(橢圓)『張印鈞衡』(陰刻)『石銘收藏』『吳興張氏適園收藏圖書』『擇是居』(橢圓)『苙圃收藏』等印。」所記與中央圖書館藏本大致相同，僅「雙魚尾」之說，與書中間見單魚尾或三魚尾的情形不同，或阿部隆一氏小失。

- 3.森立之《經籍訪古志》云：「《東都事略》百三十卷，自八十六至九十三缺，宋刊本，述古樓藏。每半版長六寸一分半，幅四寸三分，雙邊，十二行，二十四字。目錄末記，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除未標明魚尾數外，板式行款完全相同。由

二位日人的記載，似可說明中央圖書館藏本是宋本無誤。

4. 陸心源《儀顧堂續跋》云：「宋槧《東都事略》跋：《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卷一、卷十三、卷十八次行題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借紫臣王稱上進。前載洪邁奏進劄子及稱告詞、稱進表，次目錄，後有木記曰眉山程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版兩行。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三、四、五字不等。語涉宋帝皆空格，板心或題東幾、或僅有數目字而無東字、或留墨釘，間有字數及刊工姓名。宋諱避至惇字止，蓋光宗時刊本也。是本為蘇州汪士鐘零星湊配而成，有初印者、有後印者、有以明覆本配者。內有十卷為黃蕘圃舊藏，蕘圃有二跋，敘得書之由甚詳。八十七卷末有□□圖書官印，又有瑞卿二字朱文方印，亦似元人印記。明覆本亦刊甚精，幾與宋刻莫辨，惟版心則一律皆作東幾，與宋本之參差者較異耳。」陸氏所記之板式行款與阿部隆一氏大致相同，惟陸氏云：「後有木記曰眉山程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版兩行」，阿部隆一氏與森立之氏所見卻為「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版兩行」。陸氏所見與日人應非同一刊本，若同為宋板，何以一為「眉山程宅刊行」，一為「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又，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續編》「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宋刊配明覆本」條云：「案，目後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版木記，每頁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四字，版心間有字數，覆本即從此出。」則題「眉山程舍人宅刊行」者似為「宋刊配明覆本」，但究竟是宋刻就有「眉山程宅刊行」與「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兩種不同的牌記流傳，或其中之一係「明覆本」的緣故？《皕宋樓藏書志續編》另著錄一本題「明覆宋本」，惜僅云「刊版本記」，未標明牌記之內容，或係陸氏無暇留意於此。
5. 丁日昌《持靜齋書目》云：「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宋眉山程氏刊，初印本薄綿紙，精好闊大，與《通鑑綱目》並史部甲乙。卷首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木記」，雖未標注板式行款，但亦同題為「眉山程舍人宅刊行」等字。

6. 張鈞衡《適園藏書志》云：「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宋刊本。……卷一、卷十三、卷十八次行題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稱上進，前載洪邁奏進劄子及稱告詞、稱進表、次目錄，後有木記曰眉山程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版兩行。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三字、四、五字不等。高六寸三分，廣四寸三分，白口，單邊，上有字數，板心或題東幾、或僅有數目字而無東字、或留墨釘，間有刊工姓名。宋諱避至惇字止，蓋光宗時刊本。收藏有明善堂鑒賞書畫印記朱文長印、怡府世寶朱文方印，安樂堂藏書記白文長印，怡府藏書也。」張氏所云：「收藏有明善堂鑒賞書畫印記朱文長印、怡府世寶朱文方印，安樂堂藏書記白文長印」，與中央圖書館藏本的藏印相同，但「明善堂鑒賞書畫印記朱文長印」，中央圖書館藏本卻是「明善堂覽書畫印記」白文長印，此不同之一；張氏云：「白口，單邊，上有字數，板心或題東幾、或僅有數目字而無東字、或留墨釘，間有刊工姓名」，中央圖書館藏本則為：「細黑口，左右雙欄，上間見字數，板心或題東幾、或僅有數目字而無東字，卷一首葉有題『高大全』」，此不同之二；張氏云：「木記曰眉山程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版兩行」，中央圖書館藏本則為：「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此其不同之三也。可見二書，非同一時期刊刻者。
7. 錢綺《東都事略校記》云：「王偁《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宋本為錢遵王述古堂所藏，見《敏求記》。此本不知何人所刻，大約在康熙中，目錄後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印記，係宋本原文」。書既是在「康熙中」刻，又說「目錄後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印記，係宋本原文」，佐以上述諸說，此一推論是值得商榷。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云：「嘉錫案，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卷七〈宋槧東都事略跋〉云：『目錄後有木記云眉山程宅刊行(案五松堂翻本，程宅作程舍人宅)，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兩行』。」若余氏所說為是，則云「眉山程宅刊行」者當為宋刊，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者為明覆宋本。惜目前尚缺直接證據。

三、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本

《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附清錢綺校勘記一卷及清繆荃孫校記一卷(精裝)四冊，宋·王稱撰，趙鐵寒主編《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民國五十六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625.101/1022

附：民國趙鐵寒〈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代序〉、〈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目錄〉、民國趙鐵寒〈東都事略題端〉、宋洪邁〈劄子〉(首行題「翰林學士正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兼修國史洪邁劄子奏臣」)、〈告詞〉(前二行題「敕承議郎新差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界沿邊都巡檢使賜錫魚袋王稱」)、王稱〈謝表〉(表末題「承議郎直祕閣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稱上表」)〈東都事略目錄〉(次行題「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稱上進」)、清道光己酉(二十九年，1849)錢綺〈東都事略校勘記序〉、〈東都事略目錄〉(校勘記)、清宣統辛亥(三年，1911)繆荃孫〈東都事略校記識〉、〈附記東都事略缺筆字補缺筆字〉、民國癸丑(二年，1913)張鈞衡〈東都事略校勘記跋〉。

藏印：無。

板式：雙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板框 10.2×14.7 公分。板心上方見字數，上魚尾下題「東○」，下魚尾上為葉碼，卷一首葉板心下方題「高大全」。

卷一之首行題「東都事略卷第○」，次行題「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稱上進」(另見卷十三「世家一」、卷十八「列傳一」、其它各卷則無)，三行題「本紀一」(其它各卷或題「世家○」，或「列傳○」，或「○○傳○」，或「附錄○」)，卷末題「東都事略卷第一」。

〈目錄〉首行題「東都事略目錄」，次行題「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稱上進」，葉二十九末牌記題「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

「東都事略校記」為粗黑口，雙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三字。魚尾下題「東都事略校記」，下魚尾上為葉碼，板心下方題「適園叢書」。卷之首行題「東

都事略^{以舊鈔本校翻刻宋眉山程舍人}」。

「東都事略校勘記」為粗黑口，雙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三字。魚尾下題「東都事略校勘記」，下魚尾上為葉碼，板心下方題「適園叢書」。卷之首行題「東都事略校勘記」，次行題「元和錢綺訂」。

按：1. 「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本與「中央圖書館藏本」二書皆避「邁」、「敦」、「僂」、「惇」等字。然「僂」字之缺筆方式不同；「僂」字亦間有不避者，如「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本之〈目錄〉卷十五「楚王元『僂』」、卷三十「竇儀儼『僂』」、卷三十九「王禹『僂』」等條；中央圖書館藏本之「儼『僂』」亦未避。此二書雖外貌神似(筆蹟粗細略有不同)，實非同一刻本。以其板式行款觀之，其異同表列如下：

板式行款	中央圖書館藏本	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
魚尾	雙魚尾(間見單魚尾或三魚尾)，左右雙欄。	雙魚尾，左右雙欄。
行字數	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	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
字數	板心上方間見字數。	板心上方有字數。
板心題字	上魚尾下題「東○」或「東○紀」或卷次或「本紀」或無字等不一。	上魚尾下題「東○」。
葉碼	下魚尾上為葉碼(間見置於下魚尾之下)。	下魚尾上為葉碼。
刻工	卷一首葉板心下方題「高大全」。 卷四十八之葉七亦見一字，惟無法辨識。	卷一首葉板心下方題「高大全」。
卷首尾	卷一之首行題「東都事略卷第○」，次行題「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	卷一之首行題「東都事略卷第○」，次行題「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

	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稱上進」(另見卷十三「世家一」、卷十八「列傳一」、其它各卷未見), 三行題「本紀一」(其它各卷或題「世家○」, 或「列傳○」, 或「○○傳○」, 或「附錄○」), 卷末題「東都事略卷第一」。 卷六首行題「『東』都事略卷第六」。 卷一百二題「列傳一百三十五」。	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稱上進」(另見卷十三「世家一」、卷十八「列傳一」、其它各卷則無), 三行題「本紀一」(其它各卷或題「世家○」, 或「列傳○」, 或「○○傳○」, 或「附錄○」), 卷末題「東都事略卷第一」。 卷六首行題「東都事略卷第六」。 卷一百二題「列傳八十五」。
目錄牌記	<目錄>首行題「東都事略目錄」, 次行題「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稱上進」。 葉二十九末牌記題「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	<目錄>首行題「東都事略目錄」, 次行題「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稱上進」。 葉二十九末牌記題「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

昌彼得<東都事略敘錄>云:「宋程舍人宅刊本, 今傳世可考者, 凡得三帙: 一藏日本宮內省圖書寮, 為求古樓所舊藏; 一藏靜嘉堂, 為黃丕烈、汪士鐘、陸心源遞藏之本, 此二帙所存宋版不多, 缺卷率以明覆本或抄本配補, 均不如中館藏本完整, 且屬初印。中館藏本為錢遵王舊物, 著錄於讀書敏求記者, 在國內遞藏有緒, 經董康售之張石銘。」昌先生認為中央圖書館藏本為宋板, 且為初印本。

略覈「中央圖書館藏本」與「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本, 二書的內文即有如下的差異:

所在卷數葉碼	中央圖書館藏本	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
洪邁<劄子>葉一	金「鎖」石室。 「崑鎖」下材。	金「匱」石室。 「猥」下材。
<告詞>葉一	猶「思」繼承其業	猶「心」繼承其業
卷四末葉	有五行格線，首行題 「成康漢文景可以比 德矣」及「東都事略 卷第四」等字	僅有板框，首行題「成 康漢文景可以比德矣」
卷五末葉	題「戰敗之十二月宋 綬薨」	題「之十二月宋綬薨」
卷六葉一	慶「曆」元年。 「变」必跣足。	慶「歷」元年。 「變」必跣足。
卷七葉一	英宗「躰」乾膺 「歷」	英宗「體」乾膺「歷」
卷十五葉二	慶「歷」四年	慶「曆」四年
卷十六葉三	手詔「如」聞	手詔「■」聞

昌先生且說：「明五松閣、清掃葉山房均曾繙刻，版式一如宋本，惟版經俗手，不曉文義，妄加修改，致印本多譌，清錢綺、繆荃孫各撰有<校勘記>一卷，刻於《適園叢書》中。」錢、繆二人之<校勘記>，亦見於「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錢綺<校勘記>云：「劄子^{一頁五行}以『猥』下材，初印本、舊鈔本俱作『崑鎖』。杭世駿<漢書蒙拾序>亦以『崑鎖』爲『猥瑣』，當必有據，今剋改从俗爲『瑣』，又誤作『』，不成字。」若據此處觀之，中央圖書館藏本似爲初印本。然卷六葉一「慶『曆』元年」、卷七葉一「英宗躰乾膺『歷』」、卷十五葉二「慶『歷』四年」等，錢綺<校勘記>云：「卷六^{一頁二行}慶『歷』元年，此本『歷』字俱係乾隆中剋改」，又：「卷七^{一頁三行}體乾膺『歷』，本書『歷』字俱係剋改。」則中央圖書館藏本是否爲初刻本？不得不啓人疑竇，是書究爲初刻本否？

2.陸心源《儀顧堂續跋》云：「明覆本亦刊甚精，幾與宋刻莫辨，惟版

心則一律皆作『東幾』，與宋本之參差者較異耳。」由《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的板心一律作「東幾」，則應為明覆刻本或據明覆刻本再刻者。

四、文淵閣四庫全書縮印本

《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一冊，宋·王稱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七十二年，台北·商務印書館據故宮博物院藏本縮印 R082.1/2767 v.382

附：〈東都事略目錄〉、清乾隆四十年(1775)紀昀等〈提要〉。

藏印：「乾隆御覽之寶」。

板式：雙欄，單魚尾。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板心上方題「欽定四庫全書」，魚尾下題「東都事略卷○」及葉碼。

各卷之首行題「欽定四庫全書」，次行上題「東都事略卷○」，下題「宋王稱撰」，三行題「本紀○」(或「世家○」、「列傳○」、「○○傳○」、「附錄○」)，卷末題「東都事略卷○」。

各冊扉葉題「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編修臣裴謙覆勘」、「覆校官編修臣曹城」、「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謄錄貢生臣王嘉稷」(卷二十二至卷三十六題「謄錄監生臣徐繩玉」，卷六十至卷七十二題「謄錄監生臣李惠滋」，卷七十三至卷八十四題「謄錄舉人臣胡鼎蓉」，卷八十五至卷九十一題「謄錄監生臣馬植基」，卷九十二至卷九十八題「謄錄監生臣馬植基」及「謄錄舉人臣孫潢」，卷九十九至卷一百九題「謄錄舉人臣孫潢」，卷一百十至一百三十題「謄錄舉人臣陳紹貴」)。

按：《四庫全書總目》「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條題：「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五、清掃葉山房校刊本

《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十冊，宋·王稱撰，清乾隆間掃葉山房校刊本

B04n/(n)1021

附：清乾隆乙卯(六十年，1795)席世南〈序〉、宋洪邁〈劄子〉(首行題「翰林學士正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兼修國史洪邁」)、宋王稱〈告詞〉(首行題「敕承議郎新差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界沿邊都巡檢使賜緋魚袋王稱」)、宋王稱〈謝表〉(表末題「承議郎直祕閣權知龍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稱上表」)、<東都事略目錄>。

藏印：「廖孟炳藻文珍藏」長形硃印、「柏香艸堂」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五字。板框 15.1×21.7 公分。板心上方題「東都事略」，魚尾下題「卷〇」及葉碼，板心下方題「掃葉山房」四字。

各卷之首行題「東都事略卷第〇」，次行上題「宋王偁撰」，下題「掃葉山房校刊」（僅見卷一、卷十三、卷十八），卷末題「東都事略卷第〇終」。

六、校記

(一)《東都事略校勘記》附《東都事略缺筆字》一卷一冊，清·錢綺訂，清·葉廷瑄校錄，《叢書集成續編》本，民國七十四年，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適園叢書》本縮印本 083.2/0202-01 v.276

附：清道光己酉(二十九年，1849)錢綺<東都事略校勘記序>、清咸豐戊午(八年，1858)葉廷瑄<跋>。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左右雙欄，雙魚尾。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三字(此書為縮印本，未能知板框的原始尺寸)。上魚尾下題「東都事略校勘記」及葉碼，板心下方題「適園叢書」。

卷之首行題「東都事略校勘記」，次行題「元和錢綺訂」，卷末題「東都事略校勘記終」。

按：1.錢綺<東都事略校勘記序>云：「王偁《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宋本為錢遵王述古堂所藏，見《敏求記》。此本不知何人所刻，大約在康熙中，<目錄>後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印記，係宋本原文。稱本眉州人，故書刊於眉。稱書仿《史》、《漢》，字都通古，重刻者悉仍其舊，最為善本。惜版入俗手，不曉文義，妄加修改。昔於坊友處見初印本，剗改尚少，借以校讎，未及半而售去。今又見舊鈔本，行款字數悉同刻本，知是從述古堂本影鈔，與此本同出一原。又於予友吳子畬處得一本，惟某行二十五字，而校其異同，詳加勘核，摘其剗改之尤謬者，修例於左。宋本及原字之誤亦表

出之。乾隆乙卯(六十年, 1795)常熟席氏掃葉山房亦曾刊此書, 是照己剗改之本重刊者, 謬誤更多, 不足取證。」故錢氏於書中記其所用板本有:「初印本」、「舊鈔本」、「掃葉山房重刊本」, 另又見「瑄案」之說, 則係葉廷瑄<跋>所云:「間有原鈔筆誤, 既為一一勘正, 而事略本書中亦有映江所偶漏者, 就余所見為拾補於書眉。」惟原置於「書眉」, 張鈞衡《適園叢書》重刊時, 移置於內文, 並以「瑄案」區分矣。

(二)《東都事略校記》一卷一冊, 清·繆荃孫撰,《叢書集成續編》本, 民國七十四年, 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適園叢書》本縮印

083.2/0202-01 v.276

附: <東都事略目錄>、清宣統辛亥(三年, 1911)繆荃孫<跋>、民國癸丑(二年, 1913)張鈞衡<跋>。

藏印: 無。

板式: 粗黑口, 雙園, 左右雙欄。半葉十一行, 行二十三字; 小字雙行, 行二十三字。上魚尾下題「東都事略校記」及葉碼, 板心下方題「適園叢書」。

卷之首行題「東都事略^{以舊鈔本校翻刻宋眉山程舍人本}」, 次行題「目錄(以下小字單行)^{不同另寫}」。

按: 1. 繆荃孫<跋>云:「《東都事略》一百卅卷, 世間流傳以宋眉山程舍人所刻半葉十二行, 行二十四字為最舊。明人翻刻之, 五松閣仿刻之, 楊局又翻五松本, 各家書目未言有別本異同^{天一閣藍格鈔本不知何所出}, 荃孫辛未(同治十年, 1871)在隆福寺書肆獲一舊鈔九行二十字本, 擡寫空格均自宋出, 購而藏之四十年。去冬與程本對校, 方知其佳, 目錄編次不同, 后妃傳李宸妃、郭后、高后均不同, 又脫沈貴妃一傳, 加減字均屬有意。王安石傳贊易其半, 蘇轍、孔文仲傳贊後有<考異>一篇, 是程本在先而此本改削增補處處善於程, 爰仿《群書拾補》例, 條舉如右。」

2. 張鈞衡<跋>云:「右《東都事略校勘記》一卷, 錢綺映江撰。映江元和庠生, 葉調生稱其學殖淵邃, 讀書精審, 一字不輕放過。《東都事略》有宋程舍人本流傳世間, 明人繙之, 五松室影之, 掃葉

刻之，淮南書局刻之，書尚易見。映江得宋本、舊鈔本、五松室未剗改本、已剗改本細心讎校，誠如調生所稱者。又得仁和勞和言及調生補其缺，其書歸新陽趙君元益，又補數條，此書較為完善。江陰繆藝風收得一舊鈔影宋本，出于程本之外者，亦成《校記》一卷，匯刻兩記為讀《事略》者一助焉。」

七、結語

透過上述的著錄，可知昌彼得云：「明五松閣、清掃葉山房均曾繙刻，版式一如宋本」，與本館所藏掃葉山房校刊本的板式行款不符之處有三：

- 1.中央圖書館藏本及《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本，皆為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掃葉山房本則為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五字。
- 2.中央圖書館藏本及《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本，〈目錄〉之末葉有雙行牌記「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掃葉山房本則無。
- 3.中央圖書館藏本及《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本卷一、卷十三及卷十八等卷的葉首次行題「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稱上進」，掃葉山房本則於此三卷之次行題「宋王稱撰 掃葉山房校刊」等字，板心下方亦題「掃葉山房」四字。

上述所見之狀況，當以張鈞衡〈東都事略校勘記跋〉所云：「《東都事略》有宋程舍人本流傳世間，明人繙之，五松室影之，掃葉刻之，淮南書局刻之」為是。掃葉山房僅刻之(或繙刻)，然板式與宋本有些微之差異。

日人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東都事略》一三〇卷，宋王稱撰，宋蜀眉山程舍人宅刊本，二四冊」條所載，與中央圖書館藏本完全符合，其所見應即同一本，並云：

本書之宋槧本另有宮內廳書陵部(有闕，配補鈔本，狩谷掖齋舊藏，《經籍訪古志》著錄)、靜嘉堂文庫(黃丕烈手跋，配清覆宋刊本，《藝芸書舍宋元書目》、《晒宋樓藏書志》、《儀顧堂續跋》著錄)等藏本。此三本皆有眉山程舍人宅之刊記，但並非同一版本，而是彼此有覆刻關係的不同版本。書陵部本與靜嘉堂文庫本亦非配補自同一版本而成，而是以三種版本相互配補，即使在同一卷內亦見混合配補，因此三本之中有某些同版的葉數共通。此一版本隨著日後之刊行，字樣

往往有粗劣之處，但印面都是一樣的美觀。另外二本則時時混雜有漫漶之印面，多為元朝以後之刊印，由此三本我們發現了三種版本，但以此本最為精刻，且為宋印本，其他二種則往往正體字變為簡體字，因此我認為這一本是眉山程舍人宅之原刻。……過去這三種版本都被視為宋刻本，但其他兩本中多處可見元或明初之覆刻。問題是此三本到底是個別刊刻的不同版本？抑或舍人宅刊刻之板木流傳至後世，遞修的結果呢？我想留待日後再加以考訂。清之覆宋版首葉有「高大全」之刻工名，兼以字樣端正，似乎是以本版為底。

阿部隆一與昌彼得兩位先生都認為中央圖書館藏本為宋本，且為初印本。但中央圖書館藏本的卷六葉一之「慶『曆』元年」與「『變』必跣足」，卷七葉一的「英宗『躡』乾膺『歷』」及卷十五葉二的「慶『歷』四年」等，有避清乾隆的諱，亦有不避者，也見簡體字的使用，又當如何解釋呢？就「曆」字的有避與未避的情形觀之，應非「清之覆宋版」者。是否即阿部隆一所推測「抑或舍人宅刊刻之板木流傳至後世」，觀其牌記題「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部分書葉以楷體書之，與其它各葉字體不同觀之，佐以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宋槧東都事略跋》所記「眉山程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覆本即從此出」推之，比較接近「宋刊配明覆本」的書板，甚至可能是「明覆宋本配明覆本」的書板，傳到清代遭到剗改後再刷印者，中央圖書館藏本鈐有「怡府世寶」、「明善堂覽書畫印記」、「安樂堂藏書記」等印，據《藏書紀事詩引得》⁸所載，係清宗室弘曉的藏印，清世宗之子，封怡親王，絳雲樓未火以前，其宋元精本大半為毛子晉、錢遵王所得，毛、錢兩家散出，半歸徐健庵、季滄葦。後徐、季之書，由何義門之紹介，盡歸於弘曉。⁹弘曉雖藏有絳雲樓未火前的宋元精本，是否會遭書估所訛，誤以清刷之書為宋刻？姑記之俟考。

⁸ 見頁 68，蔡金重編，台北哈佛燕京學社引得，1966 年。

⁹ 引自《歷代藏書家典故》頁 56，梁戰、郭群一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刷。